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順宗實錄 第四卷 起六月，盡七月

六月己亥，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縣尉。士諤性傾躁，時以公事至京，遇叔文用事，朋黨相煽，頗不能平，公言其非。叔文聞之，怒，欲下詔斬之，執諫不可，則令杖殺之，執諫又以為不可，遂貶焉。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諫，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。先時，劉闢以劍南支度副使，將韋臯之意於叔文，求都領劍南三川，謂叔文曰：「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：若與其三川，當以死相助。若不用，某亦當有以相酬。」叔文怒，亦將斬之，而執諫固執不可。闢尚遊京師未去，至聞士諤，遂逃歸。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。萬福，魏州元城人也。自曾祖至父皆明經，官止縣令州佐。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，不喜書，學騎射。年十七八，從軍遼東，有功，為將而還。累遷至壽州刺史。州送租賦詣京師，至潁川界，為盜所奪。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，賊不意萬福至，忙迫不得戰，萬福悉聚而誅之。盡得其所亡物，並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，悉還其家。為淮南節度崔圓所忌，失刺史，改鴻臚卿，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，萬福不以為恨。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，有窺淮南意。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，杲聞，即提卒去，止當塗。陳莊賊陷舒州，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，督淮南岸盜賊，連破其黨。大曆三年，召赴京師。代宗謂曰：「聞卿名，久欲一識卿，且將累卿以許杲。」萬福拜謝，因前曰：「陛下以許杲召臣，如河北賊諸將叛，以屬何人？」代宗笑曰：「且欲議許杲事，方當大用卿。」即以為和州刺史、行營防禦使，督淮南岸盜賊。至州，杲懼，移軍上元。杲至楚州大掠，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。未至淮陰，杲為其將康自勸所逐。自勸擁兵繼掠，循淮而東，萬福倍道追而殺之，免者十二三，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，皆護致其家。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，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，固留宿衛。李正己反，將斷江淮路，令兵守埇橋渦口，江淮進奉船千餘隻，泊渦口不敢進。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，萬福馳至渦口，立馬岸上，發進奉船，淄青將士停岸睥睨，不敢動，諸道繼進。改泗州刺史。為杜亞所忌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。召見，德宗驚曰：「杜亞言卿昏耄，御乃如是健耶！」圖形凌煙閣，數賜酒饌衣服，並勅度支籍口畜給其費。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，天下益重其名。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。卒，年九十。萬福自始從軍至卒，祿食七十年，未嘗病一日。典九郡，皆有惠愛。

癸丑，韋臯上表請皇太子監國，又上皇太子牋。尋而裴均、嚴綬表繼至，悉與臯同。

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，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。

贄字敬輿，吳郡人也，年十八進士及第。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，書判拔萃授渭南尉，遷監察御史。未幾，選為翰林學士，遷祠部員外郎。德宗幸奉天，贄隨行在，天下搔擾，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，皆出於贄。贄操筆持紙，成於須臾，不復起草。同職皆拱手嗟嘆，不能有所助。常啟德宗言：「方今書詔，宜痛自引過罪己，以感人心。昔成湯以罪己致興，後代推以為聖人。楚王失國亡走，一言善而復其國，至今稱為賢者。陛下誠能不愆改過，以言謝天下，臣雖愚陋，為詔詞無所忌諱，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。」德宗從之。

故行在制詔始下，聞者雖武人悍卒，無不揮涕感激。議者咸以為德宗剋平寇難，旋復天位，不惟神武成功，爪牙出力，蓋以文德廣被，腹心有助焉。累遷考功郎中，諫議大夫，中書舍人，兼翰林學士。丁母憂。免喪，權知兵部侍郎，復入翰林，中外屬意，且夕俟其為相。竇參深忌之，贄亦短參之所為，且言其驢貨，於是與參不能平。尋真拜兵部侍郎，知禮部貢舉，於進士中得人為多。

八年春，遷中書侍郎平章事，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。舊事：吏部每年集人，其後遂三年一置選。選人猥至，文書多不了尋勘，真偽紛雜，吏因得大為姦巧。選士一蹉跌，或至十年不得官，而官之闕者，或累歲無人。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為三分，計闕集人，歲以為常，其弊十去七八，天下稱之。初，竇參出李巽為常州刺史，且迫其行，巽常銜之。至參貶為郴州別駕，巽適遷湖南觀察。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，參漏其語。參敗，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。德宗詰之，知參洩其語，怒，未有所發。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。士寧得汴州，參處其議，士寧常德之，故致厚贖。德宗以參得罪而與武將交結，發怒，竟致參於死。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。裴延齡判度支，天下皆嫉怨，而獨幸於天子，朝廷無敢言其短者。贄獨身當之，日陳其不可用。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，又知贄之不與己，多阻其奏請也，謗毀百端。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，姦巧佻薄，與贄不相能。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間，因盛言贄短。宰相趙憬本贄所引同對，嫉贄之權，密以贄所戡彈延齡事告延齡，延齡益得以為計。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，竟罷贄相以為太子賓客，而黜張滂、李充等權，言事者皆言其屈。贄固畏權，至為賓客，拒門不納交親士友。

春早，德宗數獵苑中，延齡疏言：「贄等失權怨望，言於眾曰：『天下旱，百姓且流亡，度支愛惜，不肯給諸軍。軍中人無所食，其事奈何？』以搖動群心，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。」後數日，又獵苑中，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：「度支不給馬草。」德宗意延齡前言，即迴馬而歸，由是貶贄為忠州別駕，滂、充皆斥逐。德宗怒未解，贄不可測，賴陽城等救乃止。贄之為相，常以少年入翰林，得倖於天子，長養成就之，不敢自愛，事之不可者皆爭之。德宗在位久，益自攬持機柄，親治細事，失君人大體，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，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。贄居忠州十餘年，常閉門不出，人無識面者。避謗不著書，習醫方，集古方名方為《陸氏集驗方》五十卷，卒於忠州，年五十二。上初即位，與鄭餘慶、陽城同徵，詔始下，而城、贄皆卒。

城字亢宗，北平人，代為官族。好學，貧不能得書，乃求人集賢為書寫吏，竊官書讀之，晝夜不出。經六年，遂無所不通。乃去陝州中條山下，遠近慕其德行，來學者相繼於道。閭裡有爭者，不詣官府，詣城以決之。李泌為相，舉為諫議大夫，拜官不辭。未至京師，人皆想望風采，云「城山人能自苦刻，不樂名利，必諫諍死職下」，咸畏之。既至，諸諫官紛紛言事，細碎無不聞達，天子益厭苦之。而城方與其二弟及客連夜痛飲，人莫能窺其意。有懷刺譏之者，將造城而問者，城揣知其意，輒彊與酒。客或時先醉僕席上，或時先醉臥客懷中，不能聽客語。約其二弟云：「吾所得月俸，汝可度吾家有幾口，月食米當幾何，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，先具之。其餘悉以送酒媪，無留也。」未嘗有所貯積。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，客稱其物可愛，城輒喜，舉而授之。陳長者，候其始請月俸，常往稱其錢帛之美，月有獲焉。至裴延齡讒毀，陸贄等坐貶黜，德宗怒不解，在朝無救者，城聞而起曰：「吾諫官也，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。」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，論延齡姦佞、贄等無罪狀。德宗大怒，召宰相入語，將加城等罪。良久乃解，令宰相論遣之。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，趨往，至延英門大言賀曰：「朝廷有直臣，天下必太平矣！」遂遍拜城與仲舒等曰：「諸諫議能如此言事，天下安得不太平也！」已而連呼：「太平萬歲！太平萬歲！」萬福武人，時年八十餘，自此名重天下。時朝夕相延齡，城曰：「脫以延齡為相，當取白麻壞之，慟哭於庭。」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。至，引諸生告之曰：「凡學者，所以學為忠與孝也。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？」明日，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。有薛約者，嘗學於城，狂躁，以言事得罪。將徙連州，客寄有根蒂，吏縱求得城家。坐吏於門，與約飲決別，涕泣送之郊外。德宗聞之，以城為黨罪人，出為道州刺史。太學生魯郡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。住數日，吏遮止之，疏不得上。在州，以家人禮待吏人，宜罰者罰之，宜賞者賞之，一不以簿書介意。賦稅不登，觀察使數請讓。上考功第，城自署第曰：「撫字心勞，微科政拙，考下下。」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，至州，怪城不出迎，以問州吏。吏曰：「刺史聞判官來，以為己有罪，自囚於獄，不敢出。」判官大驚，馳入，謁城於獄，曰：「使君何罪？某奉命來候安否耳。」留一兩日未去。城固不復歸館，門外有故門扇橫地，城晝夜坐臥其上。判官不自安，辭去。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，崔承命不辭，載妻子一行，中道而逃。城孝友，不忍與其弟異處，皆不娶，給侍終身。有寡妹依城以居，有生年四十餘，癡不能如人，常與弟負之以游。初，城之妹夫亡在他處，家貧不能葬，城親與其弟舁屍以歸，葬於其居之側，往返千餘里。卒時年六十餘。

戊寅，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。其日王伾詐稱疾自免。自叔文歸第，伾日詣中人並杜佑，請起叔文為相，且摠

北軍。既不得，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，又不得，其黨皆憂悸不自保。伾至其日坐翰林中，疏三上，不報，知事不濟。行且臥，至夜忽叫曰：「伾中風矣！」明日，遂輿歸不出。

戊子，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為戶部侍郎，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為河中少尹。伾、叔文之黨於是始去。

乙未，詔：「軍國政事，宜權令皇太子某勾當。百辟群後，中外庶僚，悉心輔翼，以底於理。宣佈朕意，咸使知聞。」上自初即位，則疾患不能言。至四月，益甚。時扶坐殿，群臣望拜而已，未嘗有進見者。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，而李忠言、王伾為之內王，執誼行之於外，朋黨誼譁，榮辱進退，生於造次，惟其所欲，不拘程度。既知內外厭毒，慮見摧敗，即謀兵權，欲以自固。而人情益疑懼，不測其所為，朝夕伺候。會其與執誼交惡，心腹內離。外有韋臯、裴均、嚴綬等賤表，而中官劉光奇、俱文珍、薛盈珍、尚演、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，同心怨猜，屢以啟上。上固已厭倦萬機，惡叔文等，至是，遂召翰林學士鄭絪、衛次公、王涯等人至金鑾殿，撰制詔而發命焉。又下制：以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，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，並平章事。又下制：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，刑部尚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，罷相。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，百寮拜賀，皇太子涕泣，不答拜。

景申，詔宰臣告天地社稷，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。